

客气

□谭践

我七八岁时，母亲带我到村中诊所看病，大夫将一管药推到我屁股上，正当我疼得我龇牙咧嘴、欲哭无泪之时，一位穿着蓝布上衣的中年男人推门而入。正跟大夫说话的我母亲回过头，那人立马迎上前说：“表奶奶您好，来这儿看病啦？家去喝碗茶再走吧？”又对我说，“小表叔哎，可别哭啊，打完针到我家吃糖去！”母亲说：“大发，你还真孝顺，准能越过越发！”我忍着痛，细细打量，那人脚穿一双黑皮靴，裤腿扎入靴中，靴口露着几茎麦秸，显然里面塞了足够多。那时正值冬天最冷的时候，我穿着厚厚的棉袜，脚仍冻得生了疮，天天奇痒难忍，他穿这种靴子，脚难道不会冻吗？打完针，我盼着到他家吃糖，然而他再未提及。回家路上，我问母亲，为什么不到大发家喝茶吃糖？母亲说：“人家那是客气，你怎么能当真？他家从东北搬回来不久，穷得叮当响，你没见他冬天穿着皮靴，里面塞着麦秸？那是因为他没有棉鞋棉袜。别看日子过成这样，可人家礼数周全，见谁都打招呼，该叫啥叫啥，你可得学着点儿啊！”

我说过，我们村有给人起绰号的习惯，因为大发见谁都客气，便为自己赚来了“客气”这个绰号。村人们随便惯了，一向直来直去，大发这么客气，大家都有些不适应。

我们和大发一个生产队。有次干完活聚餐，队长让炖了大锅白菜豆腐，一碗碗端上桌，每人一碗，白面馒头管够。我早就饿了，狼吞虎咽吃起来。大人们照例先喝点儿酒，倒在各人喝茶的杯子里。轮到大发时，他用手捂住杯口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胃有点儿不舒服，就不喝了！”倒酒那人剜了他一眼，就走开了。大发就着菜吃馒头，他似乎不饿，一小口一小口吃着。碗里菜

不少，他却不大动筷，嘴里嚼着馒头，似乎难以下咽，不住巴嗒着嘴，喉结上下滚动。大人们相互碰杯，开怀畅饮，大发目光游移，心不在焉，似乎牵挂着什么，不住捻动着手里的筷子。突然，他小声说：“要不，我也喝点儿？”大人们都没听见，他涨红了脸，站起身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队长，给我倒点儿酒！”队长斜着眼问：“你不是胃疼不能喝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刚吃了馒头垫了垫，现在不疼了。”队长拿出酒瓶，倒了几滴，问：“行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再倒点儿。”队长问：“你不怕胃疼再犯？”他说：“今儿个豁上了，疼就疼吧！”队长说：“那我客气了？”他说：“甭客气，再添一点儿就行，可别添多了。”队长将酒瓶口猛地倾倒在杯底，抵住杯壁，一点点往上挪动着。他不停喊着：“行了行了！多了多了！”队长不听，把定了酒瓶，直到酒漫到杯沿方停。队长说：“‘老客气’你就别客气了，你一气儿喝下去，要不我就泼了，叫地替你喝了！”大发说：“老侄子，你这不是难为你叔嘛！”队长黑了脸说：“要是不喝，你就叫我叔！”作势欲夺杯子。大发觉得尴尬，开口提议：“要不咱一块儿干一杯？”大人们无动于衷，有人说：“你愿喝就喝，不喝拉倒！”眼看无人响应，大发无奈地说：“那我先干为敬了！”说罢，一仰脖，一饮而尽。饭桌上恢复了轻松愉快的气氛。

生产队解散后开始了土地承包，大发将地包给别人，突然不见了踪影。几年后，他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回了村，脚上的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，见了每个人还是那么客气，热情地招呼大家去他家里喝茶吃糖。有人去了，果真好茶好糖伺候着。听说，大发在外倒腾服装，真的“大发”了。

愿你天黑有灯

□曹春雷

那时，徐老师二十六七岁，还没结婚，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。我13岁，还是初一学生，跑校。班里其他跑校生都有同伴，而我只有自己——我们村在这所初中读书的，只有我一人。

徐老师是我的班主任，本来不同意我跑校，得知我的家庭情况后，同意了。我父亲刚刚去世，哥哥外出打工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，我怕母亲独自在家太孤单，而且我也特别想家。

从学校到家并不远，只有二三里路，但要经过一片丘陵，这让老师很不放心。那天，我第一次跑校，下了晚自习，老师给我一个手电筒，让我路上用。那时的手电筒还很稀罕，我怕摔坏了，不肯拿。她硬塞给我，说：“走夜路，没手电筒怎么行呢？”我拿上手电筒准备回家，老师仍不放心，非要送我一段。我挺挺胸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怕，我一个人回家就行。”老师拍拍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怕，但我还是想送送你。”于是，老师送我，可她比我还要怕黑。路边庄稼地里有时“哗哗啦啦”地响，我知道，那是刺猬、老鼠或野兔在偷食庄稼。老师听见了，立刻靠近我，拉起我的手。我能感觉到她的颤抖，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大声说着话，或者干脆唱起歌来。走出一段路后，我执意让老师回去。我说：“老师，你回吧！我马上到家了，俺娘在村口等着我呢！”我指着夜色中模糊的村子给她看。老师答应了，把手电筒塞给

我。我不要，她很生气，我只好接着。

老师转身往回走，我不放心她，跟在她后面，要送送她。她不让我送，说：“我是来送你的，你咋又送我回去呢！”我执意要送，她拗不过我。我把她送到学校附近时，她站住，说：“我就站在这里看着你回去吧！”我答应了，开始往回返。半路上，我大声唱着歌，就像老师那样。我唱的是她教给我的歌——《喀秋莎》。“每当梨花开遍了天涯……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，歌声好像美丽的春光……”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我能感觉到老师的目光正穿越夜色，抵达我的背影。

后来，我不小心将老师给我的手电筒弄丢了。我很难过，老师却安慰我：“没事的，不就是一个手电筒吗！”因为一时半会买不到新的，老师干脆做了一盏灯给我。罐头瓶倒进花生油，用甘草捻成灯芯；在瓶口拴一圈铁条，用木棒挑着。这盏灯，我用了很久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当过几年老师，也曾在黑夜里，送我的学生回家。我知道，老师当年送给我灯，是要我传递光和热。

再后来，我出了一本散文集，请老师作序。在我们的小城里，她的文笔很有名。在序里，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，每每默念，内心便如一湖静水被春风拂过，泛起一圈圈温暖的涟漪。

我想把那句话，送给天下所有人——愿你天黑有灯。

◎荐读



《天空上》

作者：杨奇
版本：九州出版社出版
出版时间：2023年1月

泰安市作家杨奇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《天空上》优选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发表的10篇作品，聚焦经济转型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精神风貌，用普通人的生活展现了纷繁复杂又别有意趣的时代图卷。

本书由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茅盾文学奖评委张丽军倾情作序。张丽军称：“《天空下》呈现了这样一个四人组合：他们从乡村出发，来到县城，开始他们的创业；又从县城走到京城，一路充满了奇迹般的梦幻色彩。这让我想到了著名作家石一枫的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和付秀莹的长篇小说《异乡》。梦幻的泡影总有破的一天。一夜暴富的、依靠丛林法则生存的陈金芳，同《天空下》的女主人公一样，当回到生活的原点，除了破碎的心，一无所有。可贵的是，杨奇的小说，更多保留了人的尊严。生活改变了，女主人公却依然有种自卑感。杨奇讲述了一个更具常态化，但更为悲哀而又更沉静的‘李清江故事’。故事里，有时代逻辑的框架，有时代中流淌的情绪。显然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故事，中国小人物如梦如幻如泡影的故事，也是你我的可能的故事。”

著名文学评论家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评价本书：“小说里铺设了漫长延展又分叉难辨的成长之路，让所遇与所欲的矛盾、所求与索求的纠结，成为既是个人又是普遍的生命境况。于是，小说在真切的生活反顾的背面，保藏了梦想的艰难和必需。”

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称：“杨奇的小说真切质朴，充满内在力量，是对当下生活的贴切书写。他能将个人的内心经验与社会经验融合在一处，构造出独特的、独属于某个人的另类历史，既穿行大地又想念天空，目力所及，悠远的意蕴从细微之处浮现出来。”

作者简介：

杨奇，山东肥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泰安市作协委员（理事）、肥城市作协副主席，曾在《清明》《延安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延河》《青春》《大观》等文学期刊上公开发表100余万字，其长篇小说《冰河入梦》入选山东省文学精品打造工程，短篇小说《复出》荣获“齐鲁文学作品奖”，中篇小说《飞花记》荣获“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作品大赛”一等奖。



谭践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协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

曹春雷，新泰人，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在《广西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《读者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。